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六

聖六

黃帝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

驚人之推敬於己故不敢遽進

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

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

人皆敬下之也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

不解

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

形謀成光<sup>C</sup>

郭象曰舉動使辟成光儀

以外鎮人心

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

使人輕乎貴老

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謀成光故也  
而整其所患

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

夫衆人特為食莫之貨多餘之贏

所貨者莫食所利者盈餘而已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已  
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

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  
所以不敢之齊

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

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  
多

政和古之至人明白入素無為復朴天機  
不張默與道契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

而神則知我希而我貴矣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形謀成光則未能遺形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身勞於國智盡於士則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怵迫之恐欣懼之喜交弱於心蓋其所患有

如此者又烏能無驚乎哉

范曰聖人披褐懷玉而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內誠不解則非致道而忘心也形謀成光則非葆光而不耀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則是有以外鎮

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也至人尸居  
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有  
以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則鑿其所患而  
自貽也其豈披褐懷玉而藏其身之道哉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

汝知驚此者是善觀察者也

汝處己人將保汝矣

汝若默然不自顯耀適齊之與處此皆無  
所懼苟違此義所在見保矣

盧曰見威儀以示人故人輕死以尊敬將

恐人主之勞於事也必委以責功食祿增  
憂所以驚懼耳伯昏曰汝能退身以全真  
舍光以滅跡人將保汝矣何則進善之心  
人皆有之多利之地人皆競之中人之性  
可上可下知名利之不可強也則進善以  
自修詩書禮樂事不易習若退跡守閑仄  
心滅智也無招招之利得善人之名故學  
道之門善惡同趣者君子以澄心小人以  
譏身雖不體悟亦從善之益之也故曰人  
將保汝矣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歸之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願也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墜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

廢置也曾無喜言以當藥石也

盧曰廢當為發先生既來何不發藥石之言少垂訓耳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

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背理而感



物求物不保不可得

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

郭象曰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  
乃不相保

虛曰汝之退身全行絕學棄智人所以保  
汝者非汝能召之也若能滅跡混真愚智  
不顯者人亦不知保汝矣由是言之汝之  
行適足為人所保而不能使人不保也  
而焉用之感也

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

應豫出異

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而異也  
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

必恒使物感己則彼我之性動易之  
與汝遊者莫汝告也

皆是搖本之徒不能相啓悟者也

聖六

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為人毒害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不能相成濟也

盧曰汝用何道感之耶必讚勝豫之詞而

出竒異之教搖鼓汝舌見能於衆物雖靡。然順汝有何益耶與汝同居者不攻汝之短但稱汝之長如此適足毒汝之行驕汝之心有何相成耶

政和善哉觀乎者善其能內省汝處己者告之使退藏至人抱神以遊世俗之間使人無得而窺之故必處己而不處己則人將保汝矣人之保汝非所謂無得而窺者也故感而後應不求有異是乃所以使人無保汝之道也感豫則感而後應出異則

求有以異若是者非特人果保汝而見有  
於人且必有感搖而本身不能不累於物  
夫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則無自而覺彼以  
小言盡人妻也則適以為患莫覺莫悟安  
能反於其道乎故曰何相孰也相孰者謂  
相與薰蒸至於成也

重六

五

范曰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  
者乃所以使人無保汝之過感豫則非感  
而後應也出異則非遊乎世之間也用是  
則與人為徒則鄧墟之家從汝者萬禱國

之衆賀汝者三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若畏  
墨之細民又將竊竊然欲俎豆于于賢人  
之間而脫履戶外者殆將滿矣必且有感  
搖而本身烏能和豫通而不失於見耶故  
莫告而小言者盡為人毒以害性而莫覺  
莫悟者又不能相與薰蒸以至於成也然  
則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者汝將固驚耶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  
遇老子

莊子云揚子居子居或揚朱之字又不與

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

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夸故曰不可教者也

楊子不答至舍進澣巾擲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聞是以不敢今夫子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

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若此使物故歎之。

乎

大白若辱威德若不足

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

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迎將

五六

六

家客舍也公執席妻執巾御舍者避席煬者避

竈厚自藏吳則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

盧曰夫真隱之者無矜夸之聲無可貴之容故楊子之往也人迎送之及聞善而改

居者與之爭席矣前章言列子之使人保  
汝而此章言楊朱能使人無汝保也

政和良賈深藏若虛君子威德容貌若愚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彼飾智以驚愚矯激  
以爲異自術自鬻何足以語夫道夫列子

無意於駭人猶或非之則揚朱更貌改容  
有意於異衆其曰不可教也宜矣大白若  
辱者滌除玄覽而不覩一疵雖受天下之  
垢然不修身以明汙也威德若不足者德  
無以加而不自以爲有餘所謂上德不德



也揚朱聞命而往舍者爭席幾是已蓋其  
往也將迎執避衆異之如彼也及其反也  
舍者爭席言衆輕之如此也是以聖人披  
褐懷玉故去彼取此

范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又況於

睢睢盱盱者乎睢則逆而不順盱則干而

不直蓋內視已敗而外若有營之意大白

若辱雖條玄覽而常處衆人之所惡盛德

若不足者雖日新無敝而不自以為有餘

審造乎是則舍者與之爭席矣

揚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妻二人其  
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揚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  
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揚子曰弟  
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與虛己以  
修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  
盧曰此重結前兩科之義也夫能使人保  
於我者其不保者心嫉之哉不敢令物之  
保己也則天下皆忘其惡矣況逆旅之妻

乎

政和自道觀之物無美惡知美之為美則惡為之對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奚辯聖人不藏是非美惡虛已

以遊世而已不矜不伐所謂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天下莫與之爭能亦莫與之爭功所謂安往而不愛也

范曰道無異相孰美孰惡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道無殊品何貴何賤以物觀

之自貴而相賤也然則逆旅之妾孰知其  
所以然哉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則天下  
樂推而不厭矣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  
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而人

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

所勝在已下者耳

柔先出於已者

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

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

遇敵必危之也

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理常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

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

天下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黜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順性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無分銖之

重而我無力焉

虛曰強之與柔二者易知也人所以未知者何即求勝之心多也即遇不如己者未足為強若遇敵於己者則常危矣以此心求勝一身一任天下也常如徒役無時自

重六

安若柔者在己下者亦不欲勝之況出乎己者耶人謂不勝而我乃自勝也自任故未嘗有失也老子曰柔弱勝剛強

范曰濟物而勝之上也以力而勝之下也故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老子

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  
先莊子於外篇論夔蛇之相憐而曰指我  
則勝我躪我亦勝我折大木蜚大屋惟我  
能也蓋明乎此然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  
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積衆小不勝爲  
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弼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  
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而  
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

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

禍之鄉禍福生於所積也強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

剛折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

沈曰柔者道之本弱者道之用故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以強為用而不知保之以弱則所勝止於不已若者而已以柔為用則其終有以勝剛故所勝有出於己者馬古之人所以貴夫處不爭之地者以其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聃曰兵強則滅



○ 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得終焉。

木強則折強極則取。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

徒。

盧曰君子曰強暴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  
遇其敵積德累仁柔之道也。

卷六

十

政和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  
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蓋有以易之則  
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唯無以易之故萬  
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此之謂常勝。

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易知而人未之知者此老子所謂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是也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

亡所殆矣者蓋道與世抗者必遇其敵懦弱謙下者馳騁天下之至堅正謂是也以此勝一身者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者謂由一身以達之天下必若柔弱之徒乃能勝任也為其不求勝物而自勝不假任人。

而自任故也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曰兵  
強則滅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  
而拱之矣故曰木彊則折萬物負陰而抱  
陽冲氣以為和陽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  
為事方其肅殺則冲和喪矣故曰柔弱者  
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

重六

十一

范曰傳曰剛強居下柔弱處上蓋柔而勝  
剛弱而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故  
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為表

狀不必童童當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

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  
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  
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  
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  
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  
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  
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  
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  
之德

人形貌自有偶有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

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臆行  
無有四肢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頰解  
領亦如相書龜背鵠步爲肩鷹喙耳

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  
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  
幾也

盧曰夫異物之所親者神也神去則父子  
之親亦隔矣故居恐怖之夜與生物同宇  
則不懼者神有同也處平常之宅與死屍  
同室則恐矣神有異也則彼死我生猶是

向時之形一安一懼者同類去而形非親也而人不知含生之物神同形殊以為憂畏乃以狀貌同異以為親疎者感矣故莊子曰物所齊有者為神故神為養生之主也

聖六

十二

范曰孟子曰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而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索於形骸之外則狀有同者智不必同也索於形骸之內則智有同者狀不必同也是以古之人或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或狀同於人而

有禽獸之心在夫存之去之之間而已

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驅  
虎爲前驅鷓鴣鷹鷂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  
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  
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  
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  
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  
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  
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  
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

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

德純者禽獸不忌也

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

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

重六

十三

范曰可以力使可以聲致則禽獸之心有自然與人同者齊欲攝生不假於人則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至德之世純樸不殘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



援而窺也迨夫後世好智以亂天下弓弩  
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削格羅  
落置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故端蟻之  
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

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  
者蓋偏知之所得

夫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蝮  
飛蠕動皆嗚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  
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  
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

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為犧矣

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

禹朝群神於會稽是也

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

百獸也舞是也

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盧曰春秋介葛盧聞牛鳴知生四牲犧禹

朝群神舜百獸則其事也

政和先儒以童爲同當以爲正也至德之  
世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  
朴故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禽獸可係  
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黃帝阪

卷六

十四

泉之役帝堯聲樂之致蓋以此乎介葛盧  
聞牛鳴成周之時設官使養鳥獸而教擾  
之且掌與之言則悉解異類音聲會聚而  
訓受之猶有見於後世者列子嘆淳朴之  
散原道德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機變之

衰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其言有及於此  
范曰周官鵠隸掌與獸言則解六畜之語  
固有徧知之所得者然此喙鳴者非工發  
隱亦不能與是以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  
辨音於鳴牛

宋有狙公者

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

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  
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  
衆狙之不馴於己也馴音先誑之曰與若芋

也羊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也  
曰與若羊朝四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  
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  
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  
喜怒哉

盧曰舍識之物雖同有其神而圓首方足

聖六

十五

人最爲靈智耳智之尤者爲聖爲賢才之

大者爲君王聖人隨才而任各得其宜無

小無大各當其分既無棄人亦無棄物籠

之以智豈獨衆狙也

政和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善爲道者  
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  
無所施其智巧焉

范曰古之人言詐者必曰狙詐以狙之爲  
物善伺而好詐也故伐其巧恃其便貌非  
其情可且而忌智詐智只爲智籠故名實  
未虧而喜怒爲用然則群狙見畜於狙公  
反覆乎三四之間曾不自悟者豈非因其  
所好而籠之故歟

紀消子為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  
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  
問曰未也猶應影響接悟十日又問曰未也  
猶疾視而盛氣

常求敵而必已之勝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

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

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  
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  
全乎

盧曰恃氣以自矜非必勝之道也應物疾  
速如影響者爲物所轉未必自得也疾視

聖六

十六

威氣者機心未忘也唯忘形神全死生不  
知變者斯乃無敵於外物也

政和善勝敵者不爭夫惟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是  
謂不爭之德也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



卻物莫自入焉雖忤物而不惜物亦莫之  
能傷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是謂  
全德之人哉

范曰雞人所畜而繇於大者則所養不能  
無待矣故虛憍而恃氣於己未能無所矜  
也猶應響影於物未能無所應也疾視而  
盛氣則猶不能無欲勝之心焉若夫雞雖  
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則所養  
之全有物無敢敵者夫形全猶足以爲爾  
而況全德之人乎

惠益施之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警歎疾言

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

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益對曰臣有道於此

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

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

至六

十七

益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

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

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

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

道於此使天下大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

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  
獨無意耶

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

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

盧曰刺不入擊不中一也不敢刺不敢擊  
二也本無擊之心三也使男女靡然愛利  
之四也如此四重取其二者何如耶故宋  
王傾意欲聞之

惠盎對曰孔墨是已

盧曰此明智以齊物崇教以化人皆道之

餘事涉乎德者

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益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訖服寡人也

○ 盧曰此崇道以明德垂跡以利人無徒見孔墨之教傳豈知隱道以彰德所以問津不群於鳥獸此其大旨也

政和聖人之於天下神武不殺而以慈爲  
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  
不服是謂常勝之道賢於勇有力者遠矣  
此天下所以愛利之也言孔子而遂與墨  
翟俱者莊子論古之道術百家衆技各有  
所長墨子於道雖不該不徧亦才士之有  
所長者也

范曰夫有愛利之心者由未能使人忘我  
而惠益之言止此特以對宋康而已是篇  
必終於此言者豈非常勝之道亦在是故

敷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六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七

聖七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周穆王

夫稟生受有胡之形恍即變

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  
偽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  
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  
理顯著若誠苦實故洞監知生成之  
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凍未闕  
神慮愚惑者以顯昧為成驗運迷而  
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為真宅  
孰或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真宅  
曰天地成器無所不色人生其中但  
係其有曾不知神為形主無創於有  
聖人所以養其本愚者但知養其形  
約以為生貪生而不識生之主形耐  
以為死不知神藏之長存逆者為凡  
人悟者通聖智者感者多矣故先說悟

者以辭之。政和道無其真。物有彼。是猶之夢覺。自生於道。唯大聖知之。通為一。范曰：滯於有者，一毫成隔。悟於無者，萬法同宗。體道之人，浮游乎萬物之祖造形而上，與化人同游。悟理之微，與造物絜契，一死生之理。齊夢覺之途，雖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一無所知，雖天地四方水火寒暑。一自然又孰辨弊以物為事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也。幻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破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

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



政和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水  
火之所不能害金石之所不能殲高下一  
體虛實兩忘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亦神  
矣然神者妙萬物而不可測也變物之形  
易人之慮是特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爾  
謂之化人以此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

盧曰凡人之慮不過嗜慾憂憎名利仁義  
矣化人今反其真故云易也化人者應物  
之身也窮聖極智應用無方千變萬化未

始有極者也

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  
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  
廚饌腥蠖而不可饗蠖姑王之嬪御臞惡而  
不可親

盧曰陋王之宮室臞王之廚膳臞王嬪御

聖七

二

者明化人不貴聲色滋味及居處也

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赅聖之色無遺  
巧馬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  
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

曼者

娥猶妖好也靡曼柔弱也

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

笄首飾  
珥瑱也

衣阿錫阿錫

如布曳齊紈

齊名紈  
所出也

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

芷若  
香草

以滿之

臺館

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

樂之

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嘗樂九韶舜樂晨露

湯樂

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

言其  
珍異

化人猶不舍

然不得已而臨之

盧曰王不達其意更崇飾之化人猶不釋然明心不在此之也

政和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臭腐迭相為化則美惡奚辨化人以王之宮室廚饌嬪御為不可而必改築簡擇然後臨之是未能忘美惡之情者也故穆王欽之特若神而已

范曰孔子曰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所謂化人者殆亦化為人者耶故水火金石可入而貫山川城邑可反而移以無有入無

○  
間不墜於虛以無厚入有間不破於實千  
變萬化不可窮極無體也有以變物之形  
無思也有以易人之慮謂之化人固宜如  
此穆王乃盡欽事之道推露寢以居之曾  
不知其卑陋而不可處也引三牲以進之  
曾不知腥蠃而不可饗也選女樂以娛之  
曾不知膾惡而不可親也於是築中天之  
臺簡鄭衛之態奏雲韶之樂獻以玉衣薦  
以玉食曾不知其猶不舍然也不得已而  
臨是直隨其遇而安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馬耳

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法，祛祛也。騰

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官，化人之官

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

之據望之。若屯雲馬耳，目所覲，聽鼻口所納

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

廣樂帝之所居。

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紀云：秦穆公

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

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

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

王俯而視之其官榭若累塊積蘇馬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

所謂易人之慮也

盧曰中天至靈之心也以穆王未能頌忘

其嗜慾故化以宮室之盛奪其所重之心

焉

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悖而不凝

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

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  
惑自然之數也

政和言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  
之所居則明其非也構以金銀絡以珠玉  
觀聽嘗納皆非人間之所有而王至於不  
思其國其可樂如此其所及之處仰不見  
日月俯不見河海目不能視耳不能聽而  
王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其不樂如此此  
之謂變物之形而易人之慮



化人移之

移猶推也

王若碩虛焉

碩虛也

盧曰至極之理即化人所及之處也萬象都盡也何日月江海之可存衆昏皆除也何光景之能有此俗形所不能止常心所未曾知常戀未忘故請歸也

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

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拂

扶貴反

王問所從來左

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

更問化人

問其形不移之意

盧曰亡攀緣之慮入寂照之方一念之間  
萬代所不及至人之域豈更別有方聖故  
酒未清肴未拂左右見王之默坐而都無  
所徃來王因坐忘三月不敢問矣

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

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  
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  
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頃臾再撫六合  
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  
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

且曩之所居美異王之宮曩之所游美異王之園王間恒疑暫亡

彼之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存疑其暫亡者心之感也

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摸哉

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間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

盧曰夫神之異形此益明矣王但閑習常見故有疑於暫亡若夫至道之人常亡其形者復何疑哉神之變化徐疾不可盡言

政和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則神游者其疾  
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形不必動而心  
與之俱矣世之人以常有者為真以常無  
者為妄故閑習於常存而置疑於暫亡著  
有葉空蔽於一曲不知彼之與此俱非真

也明乎此則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

所游奚異王之圃

范曰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  
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其  
視夫中天之臺為如何哉耳目所視聽鼻

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其視夫鄭衛之態雲韶之樂獻玉衣而薦玉食者為何如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曾不知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有若是也故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則變物之形可知王自以居十數年不思其國也則易人之慮可知雖然止是耳矣由非其至故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則非所謂上見光者俯不見河海則非所謂下為土者光影所照王目眩不

能得視以其未能見曉故耳者音響所來  
王耳亂不能得聽以其未能聞和故耳百  
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  
怖其徑庭惕然震悸殆將自涯而反矣已  
而既寤則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  
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王問其所  
從來曾不知其默存於此而形未嘗動也  
故以是為神游焉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立乎不測游乎無有俛仰而再撫四  
海恍惚而經緯萬方又豈形之所能累耶

審造乎是則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在我而  
已化人之官夫何遠之有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

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亂忘君臣之尊卑  
也

肆意遠游

盧曰莊子之論夫貴道之人遺天下而不  
顧是猶塵垢糠粃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  
以物爲事乎且聲色嗜慾之溺也豈有道  
之所能籠乎故王大悅其道不恤國事不

樂臣奏也遠游者忘於近習者也

命駕八駿之乘右服

古華字

騶而左綠耳右

騶赤驥而左白臧

古義字

主車則造父為御

周

上齊下合此古字未審

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

左踰輪左騶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

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

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饘

以洗王之足

湏乳也以已所珍貴獻之至尊

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



水之陽

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

別日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  
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

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

山海經

卷七

西王母爲王謠

徒歌曰謠王和之

和答也詩名東歸

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

穆天子傳云西登於山

一日

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

諧於樂詳後世其追數吾過乎

○

○

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

傳

穆王幾神人哉

言非神也

政和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穆王不知所  
以出入六合在此而命駕騶乘日行萬里

故雖至巨蒐之國升崑崙之丘觀黃帝之  
宮賓王母于瑤池之上非乘雲氣御飛龍  
游乎四海之外者也故曰幾神人哉言近  
於神而非神也

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

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

世以為登假焉

假字當作遐世以為登假明其實死也

盧曰擇翹駿棟賢才應用隨方不限華夷之國唯道所趣不遠軒轅之官窮天地之

所有極神知之所說不崇德以矜用方樂

道以通神千載散化而上升世俗之人以

為登遐焉矣

范曰穆王悟化人之言乃不恤國事臣妾駕八駿之乘至巨蒐之國宿崑崙之阿封

黃帝之官觴瑤池之上肆意遠游一日萬里亦可謂神矣然語之以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則未也故以爲幾神而已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

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

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

造物者豈有心者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情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

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

假物而為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

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

注見篇目已詳其義

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  
盧曰夫形氣之所變化新新不住何殊於  
幻哉故神氣所變者長遠而難知法術之  
所造從近而易見乃不知乎難知者為大  
幻易見者為小幻耳若知幻化之不異生  
死更何須學耳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  
存亡自在備按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  
走者飛

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  
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  
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麤  
不同而迭為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  
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  
而事著修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今四時  
之令不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蒸  
爍則飛鍊雲沙以成水瀕得之於常衆所  
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  
情者則陶鑄群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

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顧  
眄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

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駭  
一世常人之事耳

盧曰精乎神氣之本審乎生死之源則能  
變化無方此必然之理也會須心悟體證  
故不可以言語文字傳者也

政和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揖而進之  
於室者以此不可與往者慎勿與之屏左



右而與之言者以此陰陽之運四時之行  
萬物之理俄造而有條化而無故曰有生  
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物以生為始以死  
為終以生為常以死為變而皆冥於造化  
陰陽之所運者也故曰造化之所始陰陽

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既窮造化陰陽  
之數又達有氣有形之變則謂之化付之  
係於數變者復因其形而移易之則謂之  
幻造物者天也天則神矣故巧妙而不可  
測功深而不可究此所以難終難窮因形

者人也人則明矣故巧顯而遽成巧淺而  
俄壞此所以隨起隨滅夫生死固然也幻  
化或使也自道觀之皆非真常則知幻化  
之不異於生死也奚往而非幻哉今且吾  
與汝皆幻也而學幻焉是猶所謂夢之中  
又占其夢者與自在存亡者言物或存或  
亡而吾固自存也惜校四時則役陰陽而  
不役於陰陽冬起雷夏造冰則制四時而  
不制於四時飛者走走者飛則馳萬物而  
不馳於萬物巧妙功深且與造物者游矣

終身不著其術世莫傳焉則為其難終難窮難測難識故也故善學幻者建之以常無有然後足以盡此

范曰以我幻物倒而本正非所以通物也然自道觀之所以通物猶是也故氣兆芒

忽形分混沌十一無物不然範於鑪錘者為造

化之所始設於機緘者為陰陽之所變生死得以命之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者未能超出於無數之先因形移易者未能頓革於無形之表幻化得以命之故謂

之化謂之幻是二者或本於造物而得之。自然故巧妙功深而難終難窮或本於因形而未能無待故巧顯功淺則隨起隨滅若夫槩之以道則幻化之與死生亦未嘗異茲偃師之倡者所以能與造物同功歟苟明是理則汝身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是亦幻而已矣以幻學幻與夫夢之中又占其夢者奚異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則由未能不思而得也然遂能存亡自在而不累於物備校四時而不拘

數雷冰反用飛走異形終身不著其術又  
况夫體道者乎操至權以獨運幹萬化於  
不測固有所謂密用而獨化者世豈能識  
之者哉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

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

焉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  
化而成熟則之哉

○ 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

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爲而不假  
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  
政和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密庸者言  
其道之藏諸用其功同人者言其功之顯  
諸仁五帝曰德三王曰功其迹之所履者  
爾其心未嘗不一也然既已爲智勇之力  
而未敢必又以爲由化而成而或者疑之  
其善爲化莫測如此是謂與天地同流者  
歟

范曰其道密庸藏諸用也其功同人顯諸

仁也是道也非體神爲化未易致此然道者其本也功者特其餘事耳故藏諸用者雖曰退藏於密而可用可見者本焉顯諸仁者雖曰爲徒於人亦未嘗不侔於無也爲化若是則塵垢秕糠猶足以陶鑄帝王彼智勇之任是時應世之蹤迹耳豈其所以迹哉古之人所以藏其利器不以示人酬酢萬變淡然無事者誠以此道也然則雖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世俗之昏亦何以測其妙乎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

徵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占義見周官

吳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偽三曰得四曰  
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  
形所接也吳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二曰噩

夢

周官注云噩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

三曰思夢因思念四曰寤夢覺時五曰喜

夢因喜悅六曰懼夢因恐怖此六者神所交

也



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

范曰周穆王之神遊似至非至老成子之學幻似真非真審造其極則等視世間萬殊有同覺夢故於此復繼以覺夢之說也莊周齊物之篇其言覺夢與此同意故與爲則涉於事得與喪則異乎物哀樂則萌於心生死則係於數此八者形所接也其事爲可驗故謂之八徵平安而夢是爲正夢驚愕而夢是爲噩夢思夢則思而有所感若孔子之夢周公是也寤夢則寤而有

所見若狐突之夢太子是也喜夢則有所喜而夢懼夢則有所懼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其兆為可占故謂之六候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

至七

十五

夫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感誠識所由雖譎怪萬端而心無所駭也

虛曰夫虛心寂慮反照存神則能通感無

變化被舍靈矣人徒見其用化之跡不識  
夫通化之本也何者以其道密用而難知  
其功成不異於人事故五帝三王人但知  
其智勇之力不能識其感化而成之者也  
然覺有八徵夢有六候者生人之跡不過  
此矣故為得喪哀樂生死形所接也正愕  
思寤喜懼神所交也形所接者咸以為覺  
神所交者咸以為夢而覺夢出殊其於化  
也未始有別知八徵六候之常化也是則  
識其所由矣夫知守神不亂而化之有由

則所遇徵候何所驚怛也

政和其覺也涉事故驗之以八證其夢也  
藏理故占之以六候所遭謂之故所作謂  
之為得言所益喪言所失哀樂累其心死  
生變於已之八者形開而可驗者也故曰

此八證者形所接也正愕思寤喜懼之六  
者魂交而可占者也故曰此六候者神所  
交也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晝夜之變  
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  
然蓋不知其夢而自以為覺也識感變之

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所謂大覺而  
知此其大夢者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  
萬物一齊孰覺孰夢何怛化之有

范曰覺有八徵雖形所接因其八徵而驗  
之未嘗不形於夢夢有六候雖神所交因

聖七

十六

其六候而占之未嘗不始於覺然則感變  
之所起殆亦有因而然者耶不識其所起  
則事之至也感其所由然識其所起則事  
之至也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死生  
亦大矣不得與之變而況利害之端夫孰

足以患心已但如但化之但心有所愛則  
忘所憂而暇心有所但則慮所患而明識  
感變之所起則無患矣何但之有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  
不得不相關通也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

失其中和則濡溺恐懼也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燋

火性猛烈也 遇陰則燔燋也

陽俱壯則夢生殺

陰陽以和為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或生  
或殺也

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

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取此亦與覺相類  
也

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

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啣髮則夢飛

此以物類而致感也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僂者哭

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即周

○ 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

○ 盧曰神氣執有則化隨陰陽所感則夢變或曾極而為應或像似而見跡或從因而表實或反理而未表情若凝理會真冥神應道者明寂然通變憂樂不能入矣

范曰形有盈虛氣有消息雖天地之大此實與之通雖物類之夥此實與之應夢覺相符豈苟然哉故夢之所見或以陰陽為之寇或以物變為之感或與覺相反或與事相類殆有所因而然也古之人以日月



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以此歟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

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

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

此想為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此間常語

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

故神凝者想夢自消

晝無情念夜無夢寐

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

○ 夢為鳥而戾於天夢為魚而潛於淵此情

○

○

化往復也

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  
寓言以明理也

盧曰夫六情俱用人以為實意識獨行人

聖七

以為虛者同呼為幻夢行人以為夢為實

十八

者同呼為真是曾不知覺亦神之運夢亦  
神之行信一不信一是不達者也若自忘  
則不夢豈有別理者乎

政和通天下一氣耳此所以盈虛消息皆

通於天地應於物類陰氣壯則夢大水而  
恐懼陽氣壯則夢大火而燔炳陰陽俱壯  
而和則或夢生陰陽俱壯而乖則或夢殺  
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  
夢溺盈虛之理也甚飽夢與甚飢夢取將  
陰夢火將疾夢食消息之理也藉帶而寢  
則夢蛇飛鳥啣髮則夢飛因其類也飲酒  
者憂歌舞者哭反其類也蓋形之所接存  
於晝故神之所遇生於夜是則神形所遭  
皆盈虛消息之自爾若夫冥以一真每與

道俱則覺夢一致實妄兩忘是之謂真人。  
范曰其寐也魂交故遇而為夢其覺也形  
開故接而為事晝想夜夢是直形神之所  
遇耳必有神凝者焉通晝夜而知融夢覺  
而一成然寐遽然覺物之化往來未嘗容  
心於其間故夢為鳥而戾於天夢為魚而  
沒於淵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不知蝴蝶  
之夢為周歟萬形自化無欣戚非大覺  
者孰能為此雖然夢若反一猶有妄見道  
至於真人者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波以真冥妄真妄一真覺之與夢一無所  
別茲所以其覺自妄其寢不夢也然黃帝  
之華胥不為未至者是特寓是以明理而  
已矣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七